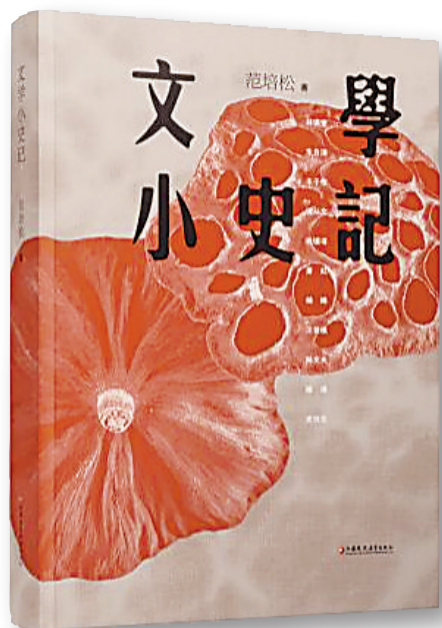


创作谈

「窥探」作家灵魂的记录

范培松



《文学小史记》，范培松著，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，2026年6月

我的文学审美理想，是笃信文学的纯粹和纯粹的文学。如今我很清醒：这样的理想坚持是一种精神的理想化追求。我执拗地坚持，终不悔，依然用这种审美理想去研读作品，“窥探”作家灵魂，时时让我有所发现。原来，文学的纯粹真实就体现在：沈从文的“美的洁癖”，朱自清的“多余的爱”，汪曾祺的养心的葡萄乐园……这些发现令我痴迷，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。尽管我已到耄耋之年，激情仍使我不能自己，于是有了《文学小史记》。

我对这部作品很自信。一是有坚实的阅读基础。书中的11位作家，他们的作品我都阅读过，并且先后在我的散文史著作中为他们立过传。但是因为“史”的写作要求，受到了限制。现在重读这些作品，尤其把重点放在作家灵魂的“窥探”上，发现了很多鲜活的秘密。二是“小史记”是“我”的，别人写不出来，它身上深深地烙着我的印痕。这还归功于阅读。因为我有坚实的阅读基础，不用看他人脸色，也不迎合潮流，所以我敢于向读者拍胸脯：这部文集里没有敷衍的文字，发出的是“我”的声音。以路遥为例，我提出：差别压抑是他的创作的精神原动力。这是我的发现。同时在写作技巧上，我也有所发现。比如，路遥擅长写群体活动，凡是他的小说中写到的群体活动都非常精彩。群体活动非常考验一个作家的功力。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塑造了田二，他机智地运用俏皮式的反讽，产生嘲弄效果，让本该充满对立的会议情绪变得欢乐化。这样精彩的例子很多，所以我得出结论：写群体活动是路遥的绝招。某种意义上，《文学小史记》是“我”的“史记”。

《文学小史记》中的11位作家和作品均已成为历史，但是我阅读他们的作品、“窥探”他们的灵魂时，常常会想到现实的林林总总，所以在这部作品中，我时时要灵魂出窍，把现实拖进来，使历史鲜活起来。如《史铁生》这一章，写到“残疾人C”和“恋人X”登记结婚时，负责登记的“老太太”提出了“你们双方愿意吗”“你的身体检查过了吗”等。作者斩钉截铁地回答：爱情“不是技术，不是一套严谨的操作程序，而是一缕而至迷离飘渺的一群游灵……借助一个不期而至的细节显化了生命由衷的梦想，使那受伤的花朵在寒冷中开放”。作者把爱情分成了“技术爱情”和“梦想爱情”。由此，我的“小史记”立刻联系到了现实，叹曰：“世界的爱情残缺了，‘技术爱情’泛滥，爱情痞子满街走，‘梦想爱情’成了梦想。”在文集中，我时时这样灵魂出窍，并以此彰显文集的个性。我也坚信它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
我的“小史记”不是文物，它生命力顽强，会伴随每个阅读它的读者，发出独特的光芒。（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）

从“捏戏”到“捏书”：

顾炎武与昆曲的纸上相逢

俞婷

在《曲传天下——我心中的顾炎武》新书发布会上，捧着这本质感温润的古铜色新书，我感慨万千。从舞台演绎到落笔成书，我仿佛亲身见证了一场从“戏比天大”到“曲传天下”的蜕变。这本书既是作者柯军致敬先贤、深耕艺术的创作手记，也实现了昆曲舞台美学向纸质图书的转化，为读者带来沉浸式的阅读体验。该书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，完整记录了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从萌生想法、打造昆剧《顾炎武》，到运用虚拟技术拍摄昆剧电影，再到整理成书的全过程，前后历时整整8年。8年间，他积累了大量珍贵素材：剧本、导演与主创阐述、创作日记、书法篆刻作品、纪录片影像、新闻报道等，这段缘起于大儒顾炎武的创作历程，被原汁原味地收录其中。

为做好这本书的编辑工作，我们组建了专项编辑团队：由我与孙宁宁担任责任编辑，资深美术编辑周晨主导整体视觉设计，兼具设计功底的孙宁宁协助配合；宋佩、梅瀚尹两位青年编辑担任助理编辑。工作期间，团队逐一梳理作者留存的海量资料，研读顾炎武的生平著作，学习昆曲唱、念、做、打的专业知识，观摩舞台剧目、细读剧本与工尺谱。在全面查阅、深度研读的过程中，我们深刻领会到顾炎武“采铜于山”的治学理念，坚持深挖原始文献与经典原著、采集第一手资料，而非简单拼接、搬运现有内容。

一部优质的创作手记，不能只是时间上的线性铺陈，更不能是资料的旧文汇编，而是要建构自己的逻辑框架与价值体系：既有真实的创作历程回溯，又有此时此地的思考与收获。我们以作者——一位昆曲演员的创作视角去审视主题，初步确立了全书的主体框架：寻根、创排、跨界、使命。主体框架确立后，我们自觉地以明暗两条线索去构思。明线是演员的舞台探索与创作过程——如何理解顾炎武，怎么排练、怎么演戏；暗线则是观众坐在台下的赏戏视角——他们想看到什么，更想了解哪些幕后细节。我们希望，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创作手记，借由主创思维呈现演员与观众的两两相望，彼此无声地回应。每一个板块，我们都与作者一同斟酌商议，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，翻来覆去地切磋，一遍遍地打磨琢磨。为了呼应昆曲演员的“捏戏”，我们笑称这一编辑过程为“捏书”。如此，“捏”出来的四个板块愈发丰盈，可亲可感。

“寻根”，这是昆剧《顾炎武》真正的缘起，也是全书的楔子。“昆山有两盏灯，一盏在戏台，一盏在祠堂”，两位昆山人，穿过时空的隧道，在此相遇。柯军以自己的方式叩问先贤，探寻与传承亭林精神。

“创排”，这是全书最浓墨重彩的板块，更是我们为喜爱昆曲的观众布下的暗线。借由昆剧《顾炎武》的创排过程，读者可以看到编剧、导演和演员的全方位配合，更重要的是，看到昆曲真正的核心在于唱、念、做、打“四功”，以及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“五法”。《捏戏》与《顾炎武的十一晚》忠实还原了演员细密的磨戏过程：一句唱词、一句念白、一个动作、一个眼神……皆要耐心揉碎，一点一点地琢磨，是为“捏戏”。

《日记一札》是作者台前幕后鲜为人知的内心独白，也是一位昆曲演员必经的修炼，是为另一种视角的“捏戏”。《风骨流影》是我们特意作为拍摄的一组动态照片，让主演重回四折二楔子的剧情结构中，仿佛视觉意义上的“捏戏”，每一种扮相都蕴含顾炎武的不同风骨，年龄各异而眼神有戏。《临界点的二十秒》是承上启下的一篇：一句清唱“青槐残雪动乡愁”的迅速出圈，更促使作者思考如何让这部戏流传更远更久——拍成戏曲电影。

“跨界”，读者得以了解戏曲电影的前世今生，领略数字科技的实际运用。《光影帧帧映先贤》是一部微型的电影连环画，以重温“小人书”的方式呈现昆剧电影《顾炎武》的故事梗概，既是电影公映前的预热之举，也是一代人的怀旧密码。

“使命”，这是该书的创作初衷与意义所在，也是我们特别用心的板块。作者深耕8年，成就了与顾炎武相关的一部昆剧、一部电影、三部纪录片和一本书，以更合适的当代表达，传承和保护好堪称“百戏之师”的昆曲。《曲承师道》演绎了“戏以人传”的师徒深情，《重返陆家镇》记录了“小昆班”的蓬勃生命力，昆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，恰



《曲传天下——我心中的顾炎武》，柯军著，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，2026年4月

在这一代代的默默坚守之中。作者以致敬亭林为名，创作了数十枚印章，《心印亭林》因此别具一格。

从装帧设计角度而言，《曲传天下》是一本慢慢生长出来的图书。在整个编辑过程中，编辑与美编的工作始终交织在一起，难分彼此，一路互相碰撞、彼此激活。这本书装帧设计的难点在于：如何在多种艺术呈现方式与整体基调统一之间实现平衡。比如，工尺谱的竖排右翻结构如何与横排左翻的结构相互融合；电影连环画、篆刻作品、书法作品……多元与统一如何协调平衡，是挑战，也是亮点。关于设计的种种构思，最终凝聚到一个方向：从读者品读视角入手，一点一点生长出来，成为目前的形态。

付梓前最后一个月，方才确定这本书的色调。随着我们对顾炎武生平及思想的阅读不断积淀与发酵，“采铜于山”的理念逐步成为我们理解顾炎武思想的一个切入点。古铜色成为全书设计的基本色调：封面、篇章页、局部字体的颜色，部分剧照，都采用了暖色系的古铜色。这也传递了一个情感基调：在快时代，耐心阅读与考察，“采铜于山”，不疾不徐地做一本值得品读的慢书。

很多喜爱昆曲的朋友向我们反馈，书的质感与昆曲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拿在手里，随意一翻，书籍轻盈，质地柔软，有如水磨雅韵的通感：温暖柔美，蕴藉深厚而轻盈雅致。昆曲有南曲与北曲，不只有柔情似水、一往而深，更是丰富多元、刚柔并济。图书上切口以古铜色刷边，精致细腻；下切口却特意打磨毛边，略显粗粲。昆曲舞台的艺术语言经过具象的美学转化，以纸质书的触感与视觉表达呈现给读者，须得亲身体验。

该书附有一本薄薄的别册：昆剧《顾炎武》的完整剧本，以袁衣式工尺谱的形式编排设计。很多懂昆曲与古琴的读者朋友，会对这一册工尺谱感到惊喜。工尺谱曲以统一的倾斜角度，列于唱词右侧，文字错落有致，阅读流畅，颇有美感。我们索性将工尺谱的斜度元素用到极致，书中标题右侧的阐释文字、页码、图注、印谱注释，乃至外盒上的署名，皆设计为同一斜度的文字，前后呼应，疏密有度，自成节奏。

目录左右页分别设有可展开的折页，你会发现这是一幅长图：藏着顾炎武生平经历、年谱、代表作、朋友圈、主要思想等信息的信息图表。这是我们主创团队主动迎

合年轻人的方式之一，以时尚流行的信息图表来详细介绍一代鸿儒顾炎武。为此，我们研读了《顾炎武年谱》等相关学术著作，参考了多种流行的信息图表，几经修改，最终以古铜色烫金印刷工艺，呈现这一张图表。古老的历史展痕、简洁的当代表达，读者一旦沉浸于阅读，仿佛瞬间穿越400多年时光，遇见真实的亭林先生。

拿到《曲传天下》的那一刻，回顾这一段“捏书”的编辑过程，不禁感慨万千。我想，这也许意味着纸质书的一种当代价值与未来意义：给读者一段沉浸式的阅读体验，可以看见文字不能抵达的具象之美，可以亲手触碰到纸质书的真实质地，借由色彩、纸艺、触感共同营造的沉浸式氛围，完成一段全神贯注、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。

（作者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副编审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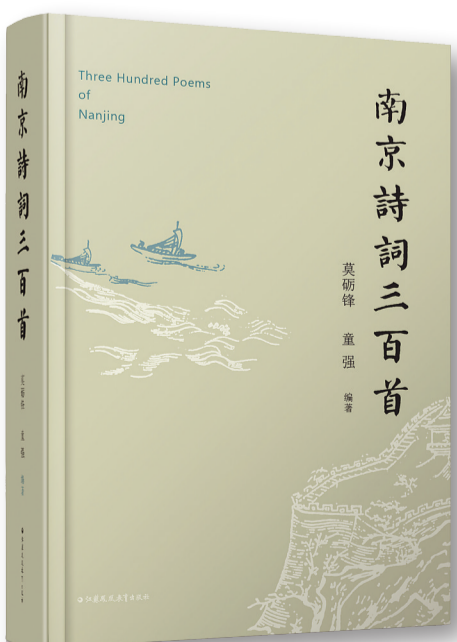


柯军饰顾炎武

一座城市如果拥有足够悠久的历史，那么它往往会在历代文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记，且总有一些地标，会在诗词中不断地被重新书写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。正是在这种反复书写中，一个城市的文化肌理被逐渐塑造出来，并逐渐内化为这个城市深层的精神品格。

文学家胡小石曾说：“合而观之，则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‘诗国’。”莫砺锋教授进一步解释：“‘诗国’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‘诗城’。中国古典诗词的三个高峰——六朝、唐朝与宋朝，南京诗词在这三个时代中独领风骚，无愧‘诗城’之称。”南京与古典诗词在历史长河中相互哺育，才使如今的南京担得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“世界文学之都”的称号。在此意义上，莫砺锋、童强编著的《南京诗词三百首》，不仅仅是一部地方诗词选本，更像是一部以诗词为媒介的南京城市精神史。该书所选诗歌并非简单按照朝代罗列作品，而是在“南京”这一空间坐标下，呈现出中国诗词发展的内在脉络。

在六朝诗歌的格律化、唐诗的成熟、宋词风格的转变中，南京几乎都是重要的文学现场。以宋词为例，莫砺锋在序言中写道：“靖康之变后，宋室南渡，宋词发生了由婉约为主变成豪放、婉约平分秋色巨大转变，这个转变的轨迹点就在南京。”代表着明词西风向转的作品，如朱敦儒的《相见欢·金陵城上西楼》、辛弃疾的《水龙吟》等，都被收入书中。由此观之，该书实际上不仅是在“写南京”，更是在借南京观察中国文学史，可以被视为“一部以南京为视角的微型中国诗史”。莫砺锋教授以300余首诗词为线索，将六朝烟水、唐人怀古、宋代家国之思乃至明清金陵气象



《南京诗词三百首》，莫砺锋、童强编著，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，2026年1月

串联起来，使南京不仅作为地理空间存在，更作为一种文化意象、一种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坐标而存在。

文学史之外，这本书突出展现了地名的诗学。书中，绝大部分诗歌都与南京的具体地名有关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“以诗词为注脚的城市地图”。从大的方面说，历史上南京有过很多

古地名：建业、建邺、建康、白下、秣陵、金陵等。这些地名依然能在当下的南京城中寻到它们的踪迹，但绝大部分人，甚至是大部分的南京市民，也很难真正弄清楚这些地名的来龙去脉。然而，恰恰是这些地名，承载了解读南京文化基因的密码。莫砺锋认为，六朝古都的第一个朝代是东吴，孙权在这里建立都城，并为此地起名建业，意即要在这里建立王霸大业。后来三国归晋，统一后的晋朝当然不允许此地再叫建业，就在“业”字右边加了一个右耳旁。右耳旁一般指城镇地名，晋朝把建业改名为建邺，意即这里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城市。这些地名，揭示的是朝代的兴替史。该书以诗词串起了历史朝代的更迭，可以说是以文学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中国历史的切面。

从小的方面说，以“新亭”为例，这个地名在诗词中多次出现，该书中收录了范云的《之零陵郡次新亭》、阴铿的《晚出新亭》、李白的《金陵新亭》等。童强在《晚出新亭》的注解中写道：“南朝人出都，新亭是告别之地。”自南朝起，新亭便与送别的意象结合在一起，同时又承载着南渡士人的中原之思——东晋初年，过江士人

诗词里的城市精神史

——评《南京诗词三百首》

牟盛洁

每至新亭，相视流泪，感叹“风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异”，王导则以“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”激励同僚。新亭从一个地名，逐渐成为怀古题材的固定意象，融入文学传统，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。

更为典型的例子是“长干里”。这个位于中华门外的古地名，因李白的《长干行》而获得了永恒的文学生命。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”，不仅催生了“青梅竹马”“两小无猜”两个成语，更使长干里从一个普通地名升华为中国爱情叙事的空间原型。书中对这些地名的注解，重新激活了沉睡于历史中的文化空间，为当下的城市空间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，使读者能够从地名的演变中

感知历史的脉动。该书是一部以南京为空间坐标、以诗词为媒介、具有深度延展性的文化读本。它可以为读者深切地意识到，城市并不仅仅由街道、建筑与河流构成，更由文学记忆构成。对于普通读者而言，它是一部可以“按图索骥”的文化导览手册；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，它提供了一个城市文学选本的编撰范式——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，既呈现文学演进的宏大脉络，又保留具体地名的微观记忆。如果说一座城市需要一部诗集来为自己立传，那么这本《南京诗词三百首》，正为南京完成了这一使命。（作者系书评人）



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, Ltd

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